

方衣

署

日

癸

記 日 蜀 旅

著 漢 文 羅

1927

—
店 書 明 關

一九二七年六月付印
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



旅蜀日記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羅文漢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
開明書店

自序

這是兩年前的作品，轉眼便是兩年了，真快。在這兩年當中，我的生活經了很大的變遷。當作這日記的時候，對於成都高師有何等熱烈的願望，然而，現在却拋棄該校來南京工讀已經一年了。

回想起往事來，實在好笑，看過我這本日記的人，一定知道我爲什麼要旅蜀，爲什麼要作旅蜀日記；誰想到作者冒若干艱險風霜，所得的結果恰恰就是這一小本一分厚的可憐可歎的日記！

我本來不是專攻文學的人，加以年齡學力這般幼稚，當然嘍，這本日記簿的一定不成什麼東西，就是自己，也未嘗把他認爲是滿意的作品。

我雖然這樣的不滿意他，但因爲他是我到四川一場唯一的收穫的原故，兩年來却

時時依戀，甚至於夢寐不忘。這種情緒，自然是由于我的戀舊情熱，然而旅途情景確有使人流戀之處。

李白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話雖然有點形容過甚，可是在過慣了舟車輜
輶生活的人看來，却未嘗不有幾分逼真。我既冒萬險而登「青天」似也當把我所經歷過的報告那些期望蜀道景物的人，使大家底心影印上些「蜀錦」。

爲著上面的兩個原因，故終將這不滿意的日記，重行整理，印成單行本。

十六、一七、
旅寧週年。

目 次

序	VII
一 離昆明	一
二 『不是瘋人安知瘋人個中底事』	二
三 『厚甫也來了』	一
四 『令我臨窗欲涕』	一
五 泥的滋味	七
六 羊街	八
七 『打開削果子皮的小刀緊握手內』	一
八 是人是畜	一三

一九	微雨……	一五
一〇	走小路……	一五
一一	『言笑自若』……	一一
一二	『物不得其平則鳴』……	一一
一三	登紹牌高嶺(一)……	一三
一四	登紹牌高嶺(二)……	一四
一五	抵東川……	一五
一六	鑛業公司……	二六
一七	一個莊麗的寺中……	二七
一八	溫泉……	二七
一九	聞警……	二九
二〇	頭道河……	三〇

二一	率橋汛	三一
二二	泥山	三二
二三	江底	三三
二四	扒半日纔到山頂	三四
二五	當猪	三五
二六	隱惡	三六
二七	歸	三七
二八	要不着本還貼一碗茶錢	三八
二九	心的感銘	三九
三〇	晚餐後	四〇
三一	三燕不翼而飛	四一
三二	沉寂(一)	四二
		四四

三三	沉寂(一).....	四七
三四	沉寂(二).....	四八
三五	準備明日出發.....	四九
三六	棠棣之離.....	五〇
三七	五馬海.....	五二
三八	『人們有姊妹我獨無』.....	五四
三九	大關.....	五八
四〇	「超等挑夫」.....	六〇
四一	手把崖.....	六〇
四二	這幾日所覺的.....	六一
四三	怡然欣然.....	六二
四四	豆沙關.....	六三

四五	誘惑與逢迎	六六
四六	鹽津縣	六七
四七	危崖與險灘	六八
四八	月到中秋分外圓圓	六九
四九	到灘頭	
五〇	入蜀第一日	
五一	果與昨日彷彿	
五二	真濃的愛（一）	七八
五三	真濃的愛（二）	七九
五四	長江之水	八六
五五	一帆風順	八七
五六	在敍府	九〇

五七	煙鬼老鄧	九一
五八	到王場	九四
五九	土仁丹鬍	九六
六〇	老蠻	一〇二
六一	逆水行舟(一)	一〇六
六二	逆水行舟(二)	一〇七
六三	夜行(一)	一〇九
六四	鹽井	一一〇
六五	落日晚渡	一一二
六六	凝煙曉翠	一一三
六七	牛華谿	一一三
六八	凌雲義渡	一一四

六九	瑣錄	一一五
七〇	往事	一一八
七一	人生所爲何來由何而去	一二六
七二	結伴	一二八
七三	算命	一二九
七四	成高博物採集隊	一三三
七五	同鄉盛情	一三三
七六	禮裝行	一三四
七七	古廟獨遊	一三六
七八	紅花堰	一三八
七九	夜行(二)	一三九
八〇	雨阻	一四二

- 八一 『大家終於釋然起來』 一四三
八二 一路風塵到成都 一四五
八三 最後一段 一四五
附竹君的詩 一五九

—離見明。

緩一陣猛一陣的絮雨，
送着孤孤淒淒的我，
走向那險惡遙遠的蜀道去。

說雨有情，
就不該促人分別！
說雨無情，
就不該陪人灑淚！

想起前程，

想起母親，

又兀自悲壯交集！

哥哥竹君從泥濘狹坡上赤足追來，

數語又匆匆冒雨轉去，

我的人呀！

光明的路在前頭！

我們大家努力！

二 『不是瘋人，安知瘋人個中底事！』

『隔壁毛大嫂的磨子照例響了；依習慣法，腦帥下起床命令。』

這時恐怕有似乎有學生來了。

揉揉眼，坐起身來，將要借呵欠舒展睡的夙氣——奇極了！昏——呀！我腦裏這多盤旋。

移時始醒，不知幾千萬小學生似的吵鬧；不知如何雷響似的磨聲，咿哩哇啦唔嚕，咿哩哇啦唔嚕，我真是害怕極了！床也旋轉了，比毛大嫂的磨還要快，我又昏過去。

好一會又醒過來，是鈴的巨聲振醒的。學生們上堂去吵鬧聲已屏息；毛大嫂的磨聲也屏息，床雖還旋轉着，但空氣却靜。

好奇心主使着我第一次對睜眼鼓勇，更奇了！我正視着的瓦片中的一個瓦片，竟閃晃起來，再由閃晃而明澈起來，再於明澈中透出人影來，終於人影現出極顯明極猙獰的面目來。接着那瓦片四周的瓦片由附近而展至全體，皆像那瓦片一樣的變化；而且所有猙獰面目都向着我。

我急緊閉兩眼，掙扎着扒起身來，穿上衣服，只摸不着鞋子，不得不微開一線眼孔，此一線眼光所觸越發奇了：忽然一陣風起，六方黑烟滾作一團，越滾越多，越滾越大，呼的一

聲，猛然抽成一條長帶，恰像紗帕，向我面上圍來。我急舉掌一揮，應手而解，紛紛化爲黑灰飛散；霎時盡變作無數像瓦上一樣極顯明極猙獰的面目的人影，布滿全室。我又昏了。

「老師，快起來洗臉上堂，學生們等够了！」如雷的吼聲又將我從昏中震醒，看是校役喚我，往天擡洗臉水來的校役從沒有今天這般凶惡，急揮手令他去。

勉強支持着出房，到講堂窗前，學生們都轉面來看我，覺得今天學生比往天多若干倍，一個個望着，望着便變猙獰的臉，險些兒又把我嚇倒。

今天的事我自己明白，當時的思想不能說便糊塗，在萬斤喉壓底下擠出一個似放的「放」字來，一大羣黑圍飛也似的散了。

顫動的日光，彷彿要偵探我臥室裏秘密，從對面屋脊翻越過來，眼光釘在臥室窗上；使臥室窗上劃分成上下明暗兩層。我很感謝他來光明我暗室的一部，我更感謝他對我要偵探室內表同情。

然而太光怪陸離的光怪陸離，我怎敢偵探呢！——日光我倒不知。